

列傳



朱倬

徐俯

辛炳

洪皓

李迨

滕康

常同

魏石

子造 遵 邁

汪綸

沈與求

朱弁

張九成

趙開

張守

張致遠

潘良貴

尹檣

翟汝文

鄭望之

胡銓

鄧肅

富直柔

薛徽言

呂本中

王之望

王庶

張邵

廖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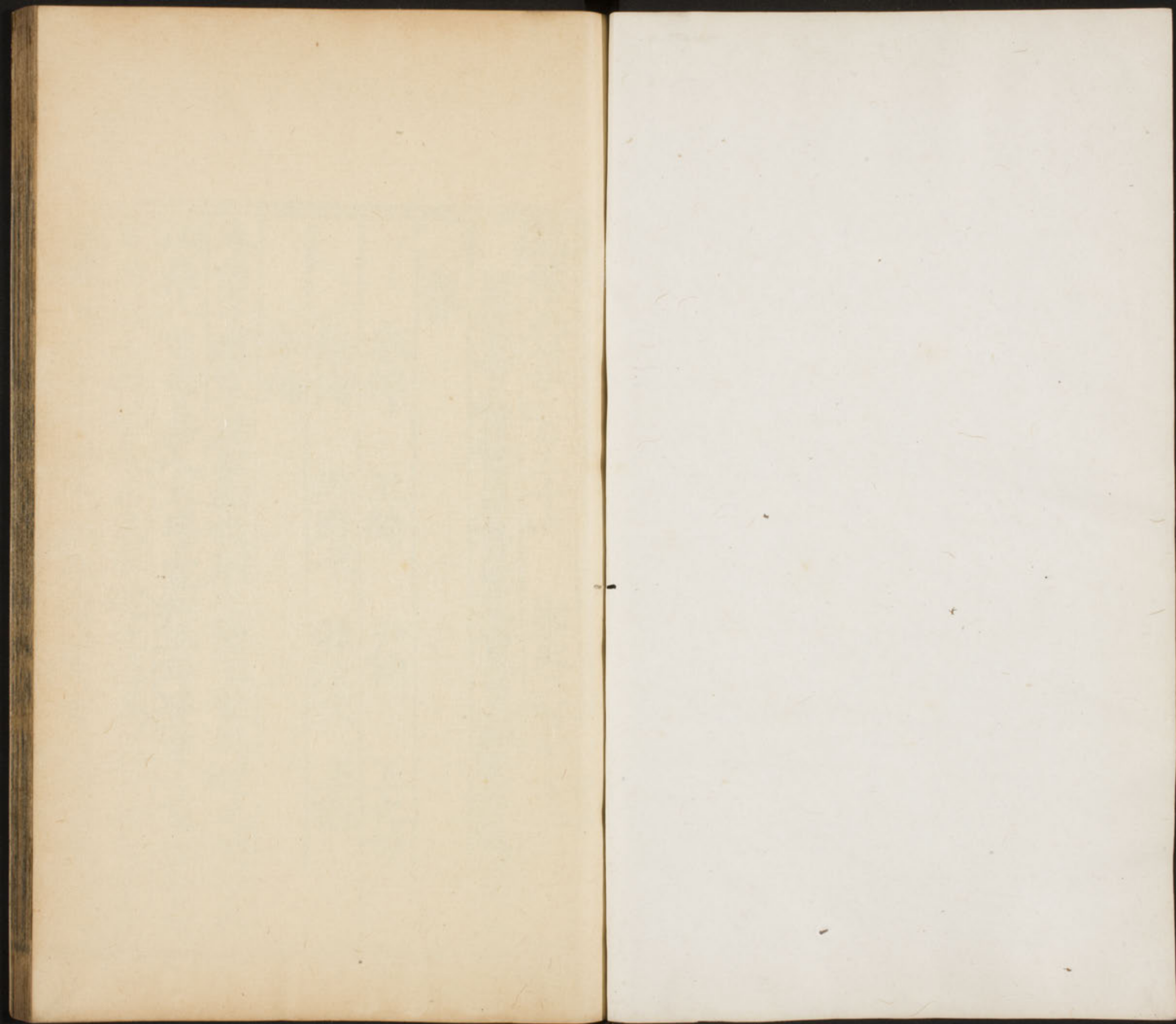
李邴

馮康國

陳淵

明監本宋史

卷九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史二百七十二

賜賈言上書言國事者有補授國子監經筵都講教習等奉

勅修

朱倬 王綸 尹禧 王之望

徐俯 沈與求 程汝文 王庶

辛炳

朱倬字漢章唐室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閩中為  
閩縣人世學易入太學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  
宜興簿金將犯邊居民求避地倬為具舟給食衆賴  
以濟未幾民告潑于郡郡檄倬考實乃除田租什九

怒不能奪張浚薦倬召對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景再薦于朝特方以劉豫為憂倬因賜對策其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用張守薦除諸王府教授檜惡言兵倬論掩骼事又忤之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攝參謀有群寇就擒屬倬鞠問獨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饑民剽食爾烏可盡繩以法悉除其罪不以微賞吾其可愧大父乎逼判南劍建寇阿魏衆數千劔鄰於建兵械不可用倬重嘗募卒以獨獲境內迨平知惠州

陸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宗記其言問卿久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目送之旬日間除國子監丞尋除淞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今朝辭上殿蓋為倬設也既對上曰卿以朕親擢出為部使者使咸知內外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朕獨知卿除右正言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上合天心每上疏輒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奏疏凡數十如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食率焚稿不傳知貢舉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七僕射金兵犯江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

以然之又策敵三事上焉者為耕築計中焉者守  
備下則妄意絕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  
文王淮陳俊卿劉珙之進用皆倖所薦也高宗自建  
康回鑿有內禪意倖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  
遽盡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孝宗即位諫臣以為言降資  
政殿學士明年致仕卒復元職恤典如宰相贈特進  
孫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五  
年進士第授平江府崑山縣主簿歷鎮江府 州臨

安府教授權國子正時初建太學亡舊自規馮史省記  
吏緣為姦綸釐正之其弊稍革遷敕令所刪定官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言孔門弟子與後  
世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從祀先聖今闕序修禮  
樂宜以其式頒諸郡縣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  
遜薦為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綸  
且言智識淺昧不能知綸由此罷去踰年知興國軍  
檜死召為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部侍  
郎二十六年試中書舍人高宗躬親政事叔攬威柄  
石諸賢於散地詔命填委多綸所草綸奏守臣裕民

事乞毋拘五條從之兼侍講上喜讀春秋左氏傳綸  
進講與上意合嘗同講讀官薦興化軍鄭樵學行召  
對命官且給筆札錄其所著史兼直學士院遷工部  
侍郎仍兼直院撰吳玠神道碑稱上旨賜宸翰褒寵  
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報沓至宰  
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率叅知政事陳康伯同知樞密  
院事陳誠之共白其事乞備禦已而綸病肺暍告請  
祠上遣御醫診視且賜白金五百兩二十九年六月  
朝論欲遣大臣為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  
為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一日急召使人

金主御便殿惟一執政在焉連發數問綸條對金主  
不能屈九月還朝入見言隣國恭順和好皆陛下威  
德所致宰臣湯思退等皆賀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  
以善意給綸爾綸舊疾作力丐外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帶賜之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宮  
留守敵犯江綸每以守禦利害驛聞上多從之三十  
一年八月卒贈左光祿大夫謚章敏無子以兄綽之  
子為後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三十二年與  
陸游同為樞密院編脩官權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

薦其博學有文召對稱旨二人並賜進士出身孝宗  
獎用西北之士隆興元年除穡監察御史尋除右正  
言二年五月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未幾而  
罷初符離師潰湯思退復相金帥移書索地詔侍從  
臺諫集議穡時為監察御史以為國家事力未備宜  
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  
既而盧仲賢出使為金所脅又將遣王之望張浚極  
言其不可穡為右正言懼和議弗就因劾浚跋扈未  
幾罷政後將割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  
敵分兵入寇上意中悔穡為侍御史乞置獄取不肯

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牽引凡二十餘人時方以和  
為急擢穡為諫議大夫敵勢浸張遠近震動都督同  
都督相繼辭行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  
臣為鷹犬如張浚忠誠為國天下共知穡不顧公議  
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  
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穡皆相  
繼廢黜先是胡銓力言主和非是大臣不悅命銓與  
穡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為言者所  
劾遂皆罷語在陳康伯傳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居台州父綱登元

符進士第至通判徽州而卒之望初以蔭補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教授處州入為太學錄遷博士久之出知荆門軍提舉湖南茶鹽改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尋改成都府路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朝臣薦其才召赴行在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括民質劑未稅者搜抉隱匿得錢為緡四百六十八萬衆咸怨之後陞太府卿孝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使先是敵帥合喜寇鳳州之黃牛堡吳璘擊走之遂取秦州連復商陝原環等十七郡敵以璘精兵皆在

德順力攻之時陳康伯秉政以議罷德順戍虞欽訖為宣諭使力爭不從上以手札命璘退師之望既代允文宣諭使督璘命諸將棄德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將校所存無幾連營動哭聲震原野上聞而悔之隆興初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疏之望罪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未幾權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之望雅不欲戰請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



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  
中俄兼直學士院湯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  
侍郎通問使尋議先遣小使覘敵召之望還之望首  
以守備不足恃為言上亟罷都督府以之望為維西  
宣諭使甫拜命又擢右諫議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  
廷臣執偏見為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  
際時思退主和議浚主恢復之望言似善實陰為思  
退地也既而視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策且  
言措置守禦之備疏矣宋廷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  
同知樞密院事敵兵文至濠楚守將或棄城遁上命

湯思退督江淮師未行復令之望督視改同都督力  
辭不行會太學諸生上言上怒欲加罪之望解救之  
遂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之望先嘗貽書敵帥至是  
王抃使敵軍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性叛亡不預  
世為叔姪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  
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  
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罷為  
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天台乾道元  
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賊王六老捷聞加  
資政殿大學士尋知温州尋復罷六年卒之望有

六藝幹畧當春榷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  
寺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  
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  
累官至司門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  
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  
名昌奴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祠  
內侍鄭謚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之高宗胡直孺在  
經筵汪藻在翰苑迭薦之遂以俯為右諫議大夫中  
書舍人程俱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

制以來未之有考之古今非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  
序而進願姑以所應者命之昔元稹在長慶間擢知  
制誥真不忝矣緣其為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  
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實引  
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稱其警策恐或者不知陛  
下得俯之由不報俱遂罷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  
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俄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  
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曰知上流利  
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帝不聽會劉光世乞入奏

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固爭俯  
乃求去提舉洞霄宮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論其  
不理郡事予祠明年卒俯才俊與魯幾呂本中游有  
詩集六卷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  
遷至明州通判以御史張守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上  
疏論執政遷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為言苟不當不應  
得遷上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  
饒信有急則入閩與求以為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  
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為相恐誤國事

上不悅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尋除侍御  
史時軍儲窘乏措置諸鎮屯田與求取言今屯田利  
害為集議二卷上之詔付戶部看詳江西安撫知江  
州朱勝非亦至而馬進寇江州勝之與求論九江之  
陷由勝非赴鎮太緩勝非罷去時方多事百司措違  
與求授元豐舊制請許高諫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  
居言路或疑兄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  
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為  
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  
不賢哉人服其言曰願浩希相御營統制享永宗樞

密旨直柔右司諫韓璜屢言其短與求劾直柔附會  
求宗兄弟為致身之資上遂出求宗而璜直柔亦相  
繼罷黜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與  
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之  
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  
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脩兵政助成中興  
之勢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繒帛方物為獻上已  
分乞六官與求奏今為何特而有此特已暮疏入上  
命追取不還內侍馮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  
擅穿皇城便門與求劾益專恣請治其罪諫報劉璩

在淮陽造舟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  
賊舟至此則入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湖  
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  
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  
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運宜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  
水手優給錢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副使  
徐康國自温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  
物與求奏曰陛下儉侔大禹今康國欲以微物累盛  
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與求歷御史三院  
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已巳下有

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敕每曰汝不識沈中丞邪移  
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遂出為荆湖南路  
安撫使知潭州引疾丐祠許之四年出知鎮江府兼  
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政事金  
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曰  
今日親征皆由聖斷上意決親征書車攻詩以賜上  
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已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復  
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諸  
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  
閭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上曰當如此措置

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為  
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具營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有  
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  
書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  
退而歎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  
出知明州七年上在平江召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  
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薨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忠  
敏

翟汝文字公異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  
者十年擢議禮局編脩官召對徽宗嘉之除祕書郎

三館士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  
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稅  
久之召除著作郎遷起居郎皇太子就傳命汝文勸  
講除中書舍人言者謂汝文從蘇軾黃庭堅游不可  
當替書之任出知襄州移知濟州復知唐州以謝章  
自辨罷未幾起知陳州召拜中書舍人外制典雅一  
時稱之命同脩哲宗國史遷給事中高麗使入貢詔  
班侍從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  
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遂命如舊制內侍梁師成  
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文言於上師成諷宰相

黜汝文出守宣州召為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徙密州  
密負海產鹽蔡京屢變鹽法盜販者衆有司窮治黨  
與汝文曰祖宗法度獲私商不詰所由欲靖民也今  
繫而虐之將為厲矣悉縱之密歲貢牛黃汝文曰牛  
失黃輒死非所以惠農宜輸財市之則其害不私於  
密上從之欽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  
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建炎改元上䟽言陛下即位  
赦書上供常數後為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  
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州乃二十  
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州歲起之額

蓋與越州等杭州去年已減十二萬匹獨越州尚如  
舊今乞視戶等第減罷揚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  
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  
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  
果如汝文言上將幸武昌汝文疏請幸荆南不從紹  
興元年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  
脩政局時秦檜相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緣為姦汝  
文語檜宜責都司程考吏牘稽違者懲之汝文嘗受  
辭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入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  
怒面劾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與長官

立異豈能共濟國事罷上以卒先是汝文在密檜為  
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為  
檜屈對案相詬至目檜為濁氣汝文風度翹楚好古  
博雅精於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  
州保定縣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為金人所  
破舉燕雲地求授詔師道受降庶謂師道曰國家與  
遼人百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  
無乃基女直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大宰  
李邦彥夜召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師道且夷虜

畏服宜付以西兵使之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  
以庶為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  
幸襄鄧先命席益為京西安撫使益求度自副高宗  
即位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  
功進集英殿脩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  
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瓌既遁歸東京留守宗澤承  
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會宸諭使謝亮入關庶移書  
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  
蓋杖節率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能從金  
人入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

乘冰渡河犯晉寧德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  
皆震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  
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端與  
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逼  
其衝金人詭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間庶乃自當延  
安路時端盡統涇原勁兵庶屢督其進端訖不行遂  
陷延安語在端傳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觀察  
使王瓌亦將所部發興元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  
既無所歸遂以軍付瓌而自將百騎馳至襄樂勞軍  
尚倚端為助庶至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



僅數騎端厲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靈州見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失矣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為之端沮而歸乃奪庶節制使印又拘廢其官屬會詔庶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罷丁內艱時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並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為後圖浚不納求

終制不許乃版授參議官浚念端與庶必不相容端未至但復其官移恭州庶因謂浚曰端有反心浚亦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紹興五年起復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興洋諸邑及三泉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上因燕見庶言陛下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

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湖北經略安撫使又復直學士七年十月以兵部侍郎召明年春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閔月拜樞密副使議者乞遣重臣行邊遂

命庶措置江淮邊防京湖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遺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閒庶壯之庶還朝論金人變詐自渝海上之盟因及飛納節之語當是時秦檜再相以和戎爲事金使烏陵思謀至詔趣庶還庶詆和議乞誅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蕭通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太后庶曰和議之事臣所不知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劾庶本趙鼎所薦欺君罔上庶罷歸至九江被命奪職徙家居焉十三年御史胡汝明論庶譏訕朝政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貶所卒孝宗思庶

言追復其官謚敏節子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辛炳字如晦福州候官縣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累  
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  
司轉般倉為直達綱舟入率侵盜沈舟而遁戶部受  
虛數人畏京莫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  
所得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  
入寢微乞下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為沮  
撓責監南劍州新豐場尋提舉洞霄宮起知袁州移  
無為軍靖康初召為兵部員外郎高宗即位除左司  
員外郎辭未幾起直龍圖閣知潭州明年張浚調兵

潭州以炳懦弱不能罷之尋以起居舍人召辭紹興  
二年復以侍御史召首言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頽薄  
連䟽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請諭大臣勿廢都堂公  
見之禮時福建八州添差至百八十餘員炳言艱危  
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無益當罷從之蘇湖地震下詔  
求言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為其言甚峻  
由是宰執呂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頤浩知樞密院  
事張浚詔赴行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落職除御  
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方言金人無信和議不可  
恃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學

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脩今其  
云亡貧無以葬賜銀帛賻其家贈通議大夫  
論曰秦檜晚薦士以收人望然一時知名之士亦豈  
盡可籠絡者哉朱倬論事輒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  
要若尹穉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  
俯未與趙鼎爭辨沮抑岳飛異哉沈與求止和親之  
議翟汝文善料事而檜以為異已王庶論都荊州當  
時諸臣之慮皆不及此考夫祈寬之事庶蓋忠義人  
也辛炳雅志清脩又豈多見也歟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史二百七十二

朱弁字少章徽宗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十言既

朱弁

鄭望之

張邵

洪皓子道遠

入太學見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

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

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

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為通問副

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

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

以兵并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并與正使王倫探策去云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侍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帝帝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亦信也願留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詆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汝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足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

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父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三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彼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處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茲幸矣眾皆

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  
悲也金人知其竅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  
守節不屈帝為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毅等相  
繼死流弁宮殿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  
也遣李贊等問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  
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竟消雪  
窖拳龍髯而莫逮以酒咏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  
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  
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稱弁忠節詔  
賜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二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

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  
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  
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  
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  
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  
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  
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續武為至德以苟安為  
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  
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  
賜金帛甚厚弁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

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有司校其考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卒弁為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傳偉文子舟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卷五言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骹骹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詔望之為戶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論王雲之寃帝為感動復為元官與七子恩澤尋兼主管御營司參贊軍事論航海不便忤旨以集英殿修撰再領亳州明道宮起知宣州踰年以言章罷紹興二年會赦復徵猷閣待制致仕七年落致仕召赴行在望之以衰老辭帝謂大臣曰望之朕故人也於是升徵猷閣直學士復致仕三十一年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張邵字才彥烏江人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為衢州司刑曹事會詔求直言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

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  
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  
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武臣楊憲副之  
即日就道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  
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翌  
日見左監軍撻攬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  
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  
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啓兵  
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偽楚僭立群盜蜂起曾幾  
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

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取國書  
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又送邵于劉豫使  
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為殿院責以君臣大  
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  
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  
又作書為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  
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  
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北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  
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  
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



議成及皓弁南歸八月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  
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域未褒贈者乞  
早頒恤典邵併携崔縱柩歸其家升祕閣脩撰主管  
佑神觀左司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  
觀移書時相勸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再奉祠  
卒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  
自許出使囚徙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  
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  
歸上書言檜忠節議者以是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

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有文集十卷子孝覽孝曾

忠孝曾後亦以出使歿于金金人知為邵子尚憐之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

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

中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曰郡守以拯荒自

任發廩損直以糶民空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

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

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

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

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

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  
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  
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日帝問  
宰輔近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  
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  
解衣巾俾易墨衰經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  
為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  
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  
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龔璿副  
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遷

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即命知泗州  
羈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  
部衛皓至南京比過淮南成方與耿堅共圍楚州責  
權州事賈敦詩以降敵寶持叛心皓先以書抵成成  
以汴涸虹有紅巾賊軍食絕不可住皓聞堅起義兵  
可撼以義遣人密諭之曰君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  
縱有罪當烹命于朝今擅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  
意動遂強成歛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龔璿曰虎  
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  
衆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

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使人諭意優進官秩  
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卽  
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願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  
奏皓託事稽留貶二秩皓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  
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群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穎上  
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  
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入宿衛皓至太  
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黏罕迫二  
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  
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  
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喏曰  
此真忠臣也目止劔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  
猶編窳也惟壽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  
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  
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  
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  
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  
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  
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  
兵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

令深入教小兒非右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荅或默  
忽發怒曰汝作和事而口硬如許 謂我不能殺汝  
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  
水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和議將成悟室  
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大略謂封冊乃虛名年號  
本朝自有金三十兩景德所無東南不宜蠶絹不可  
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景德載書猶可覆視悟室曰誅  
投附人何為不可皓曰昔魏侯景歸梁梁武帝欲以  
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叛陷臺城中國決不蹈其覆  
轍悟室悟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

遂行會莫將北來議不合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兀  
木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  
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  
桃梨粟麩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訃北嚮泣  
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  
涕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  
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  
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  
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  
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

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  
婦女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  
造反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  
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  
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  
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  
金主聞其名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  
意乃請于叅政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  
始易皓官為中京副留守再降為留司判官趣行屢  
矣皓乞不就職昉竟不能屈金法雖未易官而曾經

任使者永不可歸昉遂令皓以雲中進士試蓋欲以  
計墮皓也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  
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亦遣中金人懼而患猶  
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  
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忘負日月志不忘君雖蘇  
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  
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再出使至是  
還留此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  
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  
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

錢塘暫爲而景靈宮太廟皆極上才之華豈非示無  
中原意乎檜不悻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  
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  
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  
士院金人來取趙彬等二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  
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旣限淮官  
屬皆吳人宜留不遣盖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  
兀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  
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旣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  
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侯淵聖及皇族歸乃遣人

言王倫郭二遣以身徇國去宋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  
檜大怒又因一言室燃寄聲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  
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申  
官白鐸宣言燮理乖謬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  
聞之愈怒繫鐸大理獄尋流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  
皓與鐸為刎頸交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鐸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此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  
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昏晚鈞衡終喪除饒州通  
判李勳又附檜誣皓有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  
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

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數  
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徵猷閣學士蓋忠宣皓雖  
久在此廷不堪其苦然為金人所敬所著詩文多妙  
誦求餒梓既歸後使者至必詰問皓為何官居何地性  
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誌節如山戚趙伯壽謙悟室  
戲下貧甚詰問之范鎮之孫祖平為傭奴皓言於金  
人而釋之劉光世妻女為人夫不來贖而嫁之他貴族  
流落賤微者皆力救以出惟名以檜所嫉不死於敵國  
乃死於讒慝皓博學強記有方集五十卷及帝王通  
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方具錄等書子适道適

适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  
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脩職郎紹興  
十二年與象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  
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刪定官後  
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秘書  
省正字甫數月皓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為台  
州通判垂滿皓謫英州适復論罷往來嶺南省侍者  
九載檜死皓還道卒服闋起知荆門軍應詔上寬恤  
四事輕茶額錢它州代貢禮物闈試闈以復舊額蠲  
官田令不種者輸租改知徽州尋提舉江東路常平

茶鹽首言役法不均之弊會完顏亮來侵上親征迺  
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于淮復遭金兵今各懷  
歸而田產為官驚請聽其估贖之及亮斃迺上疏曰  
大定僭號諸國未必服從宜多遣密詔傳諭中原義  
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  
以為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  
幾兵力不頽可以萬全升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  
軍馬錢糧孝宗即位海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  
迺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二月  
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

論其制迺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上之且言太祖  
太宗朝常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  
為之故國史以為官存而事廢陛下修飭戎備不必  
遠取唐制祖宗故事蓋可法則今徑行換授恐有減  
奉之患乞如閣職兼帶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橫行  
遙郡帶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又以下則帶  
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今有司相度以聞除中書舍  
人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醜答率  
稱上肯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首為賀生辰使金  
遣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



德於皓相與甚驩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頊久廢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宮觀雖小頊得之則人以除用之漸恐檜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時巫伋復召莫伋擢樞密院編脩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也隨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叅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叅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卽蜀中取鐵錢

行之淮上事旣行适言其不可上問之适曰今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為然乃寢前命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适旣而臺臣復合奏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年六十八謚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

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  
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适  
黨湯思退又謂适來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  
相子九人槐栌楫楸楹棟栝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  
不以歲時寒暑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既葬  
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父蔭補承務郎  
與兄适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高宗  
以皓遠使擢為祕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  
入館自遵始宰相秦檜子焜為官長警欵為人輕重

遵恬然不附麗二年弗遷皓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遵  
遂乞外通判常務越三州紹興二十五年湯思退薦  
之復入為正字八月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副臺端  
密薦為御史方賜對師計開二十八年免喪召對極  
陳父寬曰先臣與龔璿同出疆璿仕於劉豫以妄殺  
去官為豫所誅而秦檜贈諡旋擢用其子先臣拒金  
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寬嶺外巨第屏跡  
在舟檜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為道謗語所起且曰  
卿登三館嘗與書命今以修注為卿遂拜起居舍  
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高宗進對宴會賜予講讀

問答等事茲為一書名之曰通英記注其後乾道間  
又有祥慶殿記注定自德始又因面對論鑄錢利害  
帝嘉納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舊制修注  
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遵奏請復舊制  
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  
帶修皆從之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殿前裨將輔遠  
轉防禦使王綱轉團練使遵言近制管宣官十年始  
一遷今兩人不滿歲安得爾時勲臣子孫多躡居臺  
省遵極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  
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遵曰侍從朝廷

高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  
內外將家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  
對皆可坐致太祖開國功臣子孫不過諸司惟曹彬  
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遂為節度初不聞有遞遷侍  
從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  
天下望收還前詔又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  
為盜賊望揭榜開諭許其自新願充軍者填刺願為  
農者放還上客可其奏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  
監鼓鑄詔給合議遂曰官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  
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為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

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間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為復置使三十年正月試吏部侍郎異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為市毫毛不中節必巧生沮閱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為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遮重複或同時一章而巧為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輒逾十數或當舉職官而詭為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撓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故件折枝數請凡如是者得通効之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勅牒即

請行是時從議者請必令于三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遊宦粵蜀數千里外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為至難今復因此齟齬及復稽延是明與惡吏為地也乃止仍舊貫平江湖秀三州亦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輸麥遵言麥價殊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為秋秋一以為二使濟瀋寧乎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遵以蜀之李特可為三歲願以報集未足為解淹引日月報之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恩退罷相遵行制無貲詞澈以為言

遂丐去以徵歐陽真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二十一  
年金三完顏亮命其尚書蘇保衡自海道窺二浙朝  
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德之寶駐兵平江守巨朱雀  
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寶以  
舟師擣膠西凡貨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而  
歸遵之助為多車駕幸金陵禁衛士丐索無藝它郡  
隨與不履至吳乃相告曰內翰在此汝毋復然先是  
朝廷慮商舶為賊得悉拘入官既而不返並海縣團  
萃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繫留未得去遵因對論之  
以船還商而聽水手自便吳人德之孝宗卽位拜翰

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  
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  
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  
心宜指陳定論以聞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  
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為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  
徑行亦未可遽為之屈謂宜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  
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  
知隆興二年首舉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  
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  
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及林光朝未及用會湯思

退為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璪策遵且超遷上  
章致劾上亟徙寘他官遵不能安位連章乞免訖與  
御史俱去是年七月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  
宮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璪以嘗  
論遵聞遵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  
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為盛德圩田壞  
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萬數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間  
載酒食親餉饁恩意傾盡人忘其勞運使張松忌功  
妄奏圩未嘗決民未嘗轉徙必責圩戶自闕築且裁  
省募工錢米之半遵連疏爭至乞遣朝臣覆按於是

將作少監馬希言監察御史陳舉善押至黜松言圩  
遂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無所泄其忿則別治漂水  
求豐圩來調丁米木敷其廣遵曰郡當歲儉方振恤  
流移勸分乞糶如自刳其股以充喉不殺食况能飽  
他人腹哉執不從楚地旱守縣振贍者慮不早措置  
失後先或得米而亡以歎或閭戶孳藉而廩不至遵  
簡宿佐隨遠近壯者以差賦給蠲租至十九又告糶  
于江西得活者不啻萬計成兵乘時盜剽曾佾劾于  
野盡執拘以歸其軍故當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徙知  
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官留守孝宗諭當制舍人

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富國有北征  
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三軍悉送其堅謀  
禁管皆無慮萬竄張松用不能罷特劾遣同宰執赴  
選德殿奏事傳奏外臣不敢尾二府後願需班退別  
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至則揭榜民言來唯  
輸正不輸耗聽民自持斛槩而人不能輕重其手徧  
行郊野卜若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踰年始得  
之管卒醉妄言搖衆斬之磔于市三軍無敢譁有晝  
入旗亭挺刃推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  
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適亦坐貶兩秩未幾下

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元年提舉洞霄  
宮十一月薨年五十有五謚文安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  
忘博極載籍雖裨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從二  
兄試博學宏詞科邁獨被黜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  
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入爲勅令所刪定官皓忤秦  
檜接閑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  
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上居顯仁  
皇后喪當孟饗禮官未知所從邁請遣宰相分祭奏  
可除樞密檢詳文字建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

又請嚴法駕出入之儀三十一年議欽宗謚邁曰淵  
聖北狩不返臣民悲痛當如楚人之懷王之義號懷  
宗以係復讎之意不用吳璘病篤朝論欲徙吳拱代  
之邁曰吳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  
毋使尾大又掉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邁  
叅議軍事至鎮江聞瓜州官軍與金人相持遑遽失  
措會建康走驛告急義問遽欲還邁力止之曰今退  
師無益京口勝敗之數而金陵聞返旆人心動搖不  
可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春金主褒遣左監軍高  
忠建來告登位日議和邁為按伴使知閣門張掄副

有定今長吏旁緣為盜不特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  
待貨次夷人怨恨必半邊患為二害初置司權茶借  
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萬緡  
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  
進初數為一官權茶之初預俵茶三本錢尋於數外  
更增和買或逐批預俵錢文和買茶三半是破產而  
官買茶則今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  
不嚴茶為四言承平時蜀茶之入者皆一幾八九猶  
意精製雜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言額竟何所用  
茶之官買也廢茶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為三言三詞依嘉



於茶事盡罷權本仍令轉運司買馬即言官並去而  
邊患不止如謂權本不可遽罷亦宜併請轉運司痛  
減額以蘇茶之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  
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即  
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是炎二年  
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  
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創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  
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為合同場買  
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戶  
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為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

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為錢七十夏五  
十舊所輸市例明手錢並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  
住征一錢半其合用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  
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制買馬及三千匹  
者轉一官此但以前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  
者聞者謂權賞必以馬到京賣收數為格或死於道  
與降有差比乃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  
縱買馬乃輸二萬匹張浚及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秦  
知開善理財知京制以開善宣撫宣撫使司隨軍轉  
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軍賦開元浚曰蜀之民力盡矣

錙銖不可加獨獲自利有善無餘而貪得認爲已有互  
相隱匿惟不恤怨言斷而敢行無司救一時之急後  
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人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  
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樓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  
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二冬以來赴官場自釀九  
十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一其釀之多寡  
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蒙備四路行其法又法成  
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置銀絹  
德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無聽用  
引折納官支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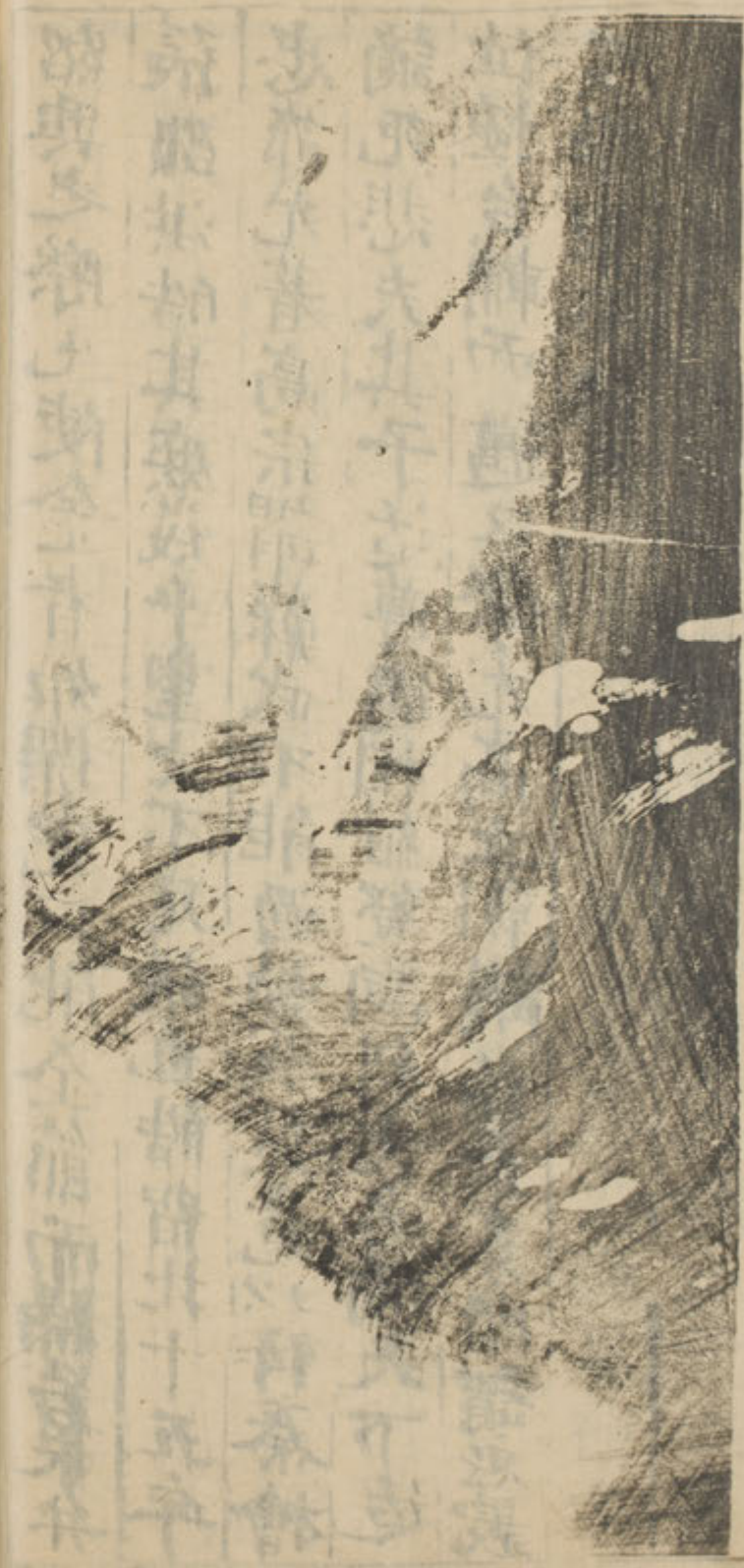
意報可六年除知顛州起學官造淳梁士民安之郡  
兵素驕小不如欲則跋扈郡歲遣十人戍九江是歲  
或怵以至則留不復返衆遂反戈民說言相驚百姓  
恟懼遠不爲動但遣一校統說之俾歸營衆皆聽垂  
要而入徐誥什五長兩人械送潯陽斬于市辛卯歲  
饑顛通中熟遠移粟濟隣郡僚屬有諫止者適笑曰  
秦越春肥巨子義耶等知是寧府富民有睚眦殺人  
秦刃莫獄者又非捕邁正其罪驟流嶺外十一年知  
婺州委金華曰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  
行度漢嚴官繕治命耕者出力曰主出穀凡爲公私

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二十七所。置軍素無管轄。給衣役以簡易帛。不可則碎。守備塞于。將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遣至。衆担前。事至以飛語。榜。門。遣以計。遠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開。擁。導。驕。適曰。彼弄人也。汝等何。預。衆。逆。巡。散。去。適。戮。首。惡二人。梟之市。餘。察。獲。有。差。莫。敢。諱。者。事。聞。上。詔。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持。遠。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海。陵。曰。喻。曰。鹽。城。曰。寶。應。曰。清。口。曰。盱。眙。謂。宜。修。城。池。嚴。屯。兵。立。游。棹。孟。戍。卒。又。言。許。浦。宜。開。河。三。十。六。里。梅。里。鎮。宜。築。二。

大堰作斗門。遇行師則決。防送船。又言馮湛創多槩。船底平檣浮。雖尺水可運。今十五六年。脩葺數少。不足用。謂宜募瀕海富商入船。與爵招善操舟者以補。水軍。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邁初入史館。預脩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論。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爲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邁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

千三百有奇所減編以匹計者略如其數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歲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各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覲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故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以爲不當取覲所紀云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

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者莫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碎秦檜謫死悲夫其子廷邁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迨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史二百七十四

開禧備言上柱國重慶壽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修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張九成 胡銓 廖剛 李迥

趙開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三良尚且與受奚索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京進士詔考官曰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

無以憂驚自過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  
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  
皆有焉劉豫肯叛君親委身夷狄黷難經營有同兒  
戲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首云讒  
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  
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責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  
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愴于心可不思所  
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  
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當使之安掃除之役  
凡結交待來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擢實首選揚

此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  
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投鎮東軍簽判吏不能  
欺民冒離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率之  
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  
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  
從學者曰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于朝遂以  
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  
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意  
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  
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解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

正少卿擢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  
大辟成案上九成闕始未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某誣  
服旨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  
乎辭之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  
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被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  
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  
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  
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問以和  
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  
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乏檜屬請督

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  
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矯僞欺俗  
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  
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  
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  
恐其議已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  
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  
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籬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  
之檜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  
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病卒九

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荅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募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

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脩官八年宰相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林駭言曰臣謹案王命本一邦邪心一市并無賴項得宰相無賴遂舉以使之辱專勢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秦檜天下之人如雷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重委我也足欲割豫我也則家臣事國安尚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絕之業一日對秦檜曰臣聞天子之命不可不遵而倫



又欲陛下... 之也... 下以祖宗之... 宗廟社之... 社朝廷... 變為明服... 如劉豫也... 拜則佛然... 犬豕曾童... 我一屈膝... 得鳴呼自... 哉然而卒... 不覺悟竭... 耻舉天下... 天下後世... 以... 不... 陵夷一可... 聞... 勢... 勢... 勢...

得鳴呼自變... 哉然而卒無一驗... 不覺悟竭民膏血... 耻舉天下而臣之... 天下後世謂陛下... 以... 不... 陵夷一可復振... 聞... 勢... 勢... 勢...

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  
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償不得  
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  
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  
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  
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  
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  
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  
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  
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

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  
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逐非復  
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會議可否是蓋  
畏天下議已而今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  
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  
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  
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  
孫道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  
而近侍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  
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  
大政徒取文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  
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  
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  
羈留安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  
戰而氣百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  
拜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  
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意諫及朝臣多  
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爲

書成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  
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與客  
唱酬謗訕然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  
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木傳之金  
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  
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  
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  
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  
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父聞卿直諫除  
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

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  
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  
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  
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  
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  
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燕侍講國史院  
編脩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  
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做人又進言乞都建康  
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亢  
拍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

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  
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  
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  
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  
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劔自沮時旱蝗星  
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  
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洽亦  
有十且言堯舜明四日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  
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  
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

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  
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  
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  
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主十朋今燾去矣  
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  
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昔周  
世宗為劉旻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  
果敗旻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  
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  
近宿州之敗士死于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

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  
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為賢容  
悅為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  
聞此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  
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  
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無權中書舍人同  
修國史張浚之子栻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  
待勲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詔以和戎遣  
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  
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

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臬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蓄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

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夫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

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

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允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

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興募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持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齊中國以肥虜陸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過望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街壁街壁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



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  
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相康濟等絕請和  
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  
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  
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  
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  
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與櫬之酷  
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  
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  
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

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  
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  
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  
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  
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  
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  
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  
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  
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掎角時大雪河冰皆  
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

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  
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  
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  
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  
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乞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  
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猶以  
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  
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  
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  
藏秘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

宮轉提舉玉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士提舉六年召  
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  
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孫榘榘皆至尚書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  
寧五年進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錄擢監  
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求補外  
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  
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  
逃去順昌民以剛爲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  
盜入順昌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賊知

剛父子有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自將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漢北軍唐神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願稽舊制選精銳爲親兵居則以爲衛動則以爲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又言國家艱難已極今方圖新若會稽誠非久駐之地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往爲固守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剛言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備江淮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

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說將校有能射耕當加優賞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上令都督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章僅自大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卽如此何以示懲乃並與祠權戶部侍郎尋遷刑部侍郎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不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

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聳然即召剛趣至闕拜御史中丞剛言臣職糾姦邪當務大體若拮據細故則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時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猶率群臣遙拜淵聖剛言禮有隆殺兄為君則君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望勅抑聖心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從之殿前司強刺民為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剛知無不言論列至於四五驕橫者肅然

鄭億年與秦檜有連而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而以王次翁為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為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遠仕皆乘麾節邦人號為萬石康氏李迨東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迨未冠入太

學因居開封以蔭補官初調渤海縣尉時州縣團結民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譁不受令迨立賞罰以整齊之累月皆精縛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閱無一人亂行伍者遂薦之朝改合入官累遷通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闕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深嘆賞即除隨軍輦運上即位於南京授山東輦運改金部郎從駕至維揚敵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關於國家經賦之大者載以行及上手鎮江時建炎三

年二月也宰相呂頤浩言于上即日召見未幾丁父喪詔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爲御營使司叅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彥叛呂頤浩張浚集勤王之師迨流涕謂諸將曰君第行無慮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趙哲等入對上慰勞之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戶部侍郎四年加顯謨閣待制爲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尋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尋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十月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伯餘萬斛而六路之民

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井沉船以避其役如溫明虔吉州等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尋加徽猷閣直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爲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自熙豐以來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末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爲一司名

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踰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乃考其本末具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此所支關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緡此所支關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關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關即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泥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曾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

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  
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  
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  
而管權居其半今四川權鹽權酒歲入一千九十一  
萬過於晏所權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  
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  
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  
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  
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  
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

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  
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  
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肆知冗濫力  
不能裁節之雖是實則亦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  
知也蜀人所言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糴買不科數則  
不能集其重者科數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糴買則部  
戶獨受其弊糴則稅戶皆受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  
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宇充不係  
水運去歲歲計以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運歲計  
米亦可少寬民力無巨已委官於興元洋州而糴夏

麥三十萬石賑州欲就糶二十萬石無用營田所款  
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二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  
運應付開利州以原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  
可盡數免川路雜買販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是之  
良策也降詔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  
我三京命途爲京畿都轉運使孟庚時爲權東京留守  
守潛通北使給察其隱微庚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  
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國家祿二百年  
荷陛下重任直死不足報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  
乎首可斷而昧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死誓  
者慷慨而去

八年卒

趙開字應祥汝州襄城人登元符三年進士集大觀  
二年權拜學士開學士者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  
氏與四方賢俊遊因調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  
是七年陞學士開學士者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  
檢閱官數月召爲學士知學士者秩即盡室如京師  
官開善心計自爲學士者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



宣和六年所增上供錢額布十萬匹歲給州下戶  
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歲補江六并元符至  
宣和所增鹽額別其大案謂之鼠尾帳指示鄉戶歲  
時所當輸折科等費無裨人人具曉鄉戶不得隱匿  
宣和嘗言財利之源富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  
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  
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空額等弊之患矣因指  
陳榷茶買馬五害大略謂蔡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  
千一百餘自置司榷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喻千人  
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為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

有定令長吏旁緣為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吏人使  
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  
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萬緡  
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之而歲借乃  
準初數為三害榷茶之初預俵茶六不錢尋於數外  
更增和買或逐柿預俵錢充和買茶之坐是破產而  
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  
不懲禁為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九猶  
悉類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  
茶六官吏坐糜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為五害請依嘉

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言並去而  
遠惠不生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  
減類以蘇茶之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  
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即  
權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  
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  
二下東京都茶務所病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  
與茶立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為合同場買  
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  
隨茶立十或十五共為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

察引帶販賣者凡買茶引一母一斤春為錢七十夏五  
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  
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  
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前買馬及三千匹  
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  
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死於道  
斃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訖至一百七十餘萬  
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  
知關善理財即承制以關兼宣撫處直使司隨軍轉  
運使尋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

鑄錢不可加獨權者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有互  
相隱匿惟不恤怨言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後  
詔意與復奏在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  
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酒槽設官主之  
麴與釀且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九  
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  
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法成  
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  
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  
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

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  
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  
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  
宣司獲僞計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  
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  
爲真然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  
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法  
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  
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  
及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

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勸合錢共六十  
初變權法怨詈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  
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謂務全  
事體必須更制即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  
浚不爲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鶴月  
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啻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  
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  
爲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  
一切以軍期趨辦與開異趨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  
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

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  
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  
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  
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  
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  
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  
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趨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  
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擘  
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就果閩糴米非是  
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

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  
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  
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  
席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提  
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  
馬開已病累疏丐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卒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人計固無以議為也張九成  
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凜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  
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天三百七十五

開復嘗言上精圖國事書者相繼國有建事即致此等

物修

鄧肅

李邴

滕康

張守

富直柔

馮康國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

論李綱見而奇之召為志年父居父喪哀毀踰禮

產其廬入太學與海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買花石

綱肅作詩十一首言守令搜括擾民用事者見之屏

出學使宗嗣世守便殿直學務即授鴻臚寺簿金

人犯... 合... 五日而還... 邦昌僭位... 是朝... 令國... 萬... 不足... 其信實... 罰... 則不... 有... 時... 功... 而... 又... 或... 已... 轉... 或... 尚... 為... 帝... 重... 上... 下... 只在... 吏... 手... 賞... 既... 不明... 誰... 肯... 自... 勸... 欲... 望... 尋... 立... 功... 賞... 一... 司... 使... 凡... 立... 功... 者... 得... 以... 自... 陳... 昔... 功... 亦... 已... 明... 而... 賞... 不... 行... 或... 功... 同... 而... 賞... 有... 輕... 重... 先... 後... 者... 並... 賞... 之... 法... 上... 從... 之... 朝... 臣... 受... 偽... 命... 者... 衆... 肅... 請... 分... 三... 等... 定... 罪... 上... 以... 肅... 在... 園... 城... 中... 知... 其... 姓...

名令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諸侍從而為執政者上時雍徐秉哲吳玠呂好問莫儔李回是也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權范宗尹是也撰勸進文與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朝臣之為事務官者私結十友講冊立邦昌之儀者是也因張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為善言其弟昌辰改為知辰是也乞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庭執政馮澥曹輔是也侍從者已行遣獨李會尚為中書舍人臺諫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餘

無不在偽楚之庭以廢官而升擢者不可勝數乞委  
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願爲奉使者黎確李  
捷陳戩是也乞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  
不廢者但苟祿而已乞赦其罪而錄其名不復用爲  
臺諫侍從上以爲然耿南仲得祠祿歸其子延禧爲  
郡守肅劾南仲父子同惡沮渡河之戰遏勤王之兵  
今日割三鎮明日截兩河及陛下欲進援京城又爲  
南仲父子所沮誤國如此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於  
欽宗肅言之不恤上嘉其直賜五品服范訥留守東  
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風先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說

有四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且漢  
得人傑乃守關中奔軍之將豈宜與此訥遂罷內侍  
陳良弼肩輿至橫門外開封買入內女童肅復言論  
之時官更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任版而取其祿  
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控從江湖者乞遣付有司  
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懷中  
國之處在文書煩煩故遲上曰正此討論故併三省  
盡依祖宗法及建局討論祖宗官制兩月不見施行  
肅言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今遠事簡而官倍多嘗  
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

歐後群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  
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繁  
也今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乞  
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  
濡滯竊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上疏言者切  
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疎謀  
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李  
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  
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  
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紛

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  
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  
無兵外夷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  
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居家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縣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累  
官為起居舍人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  
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兼直學  
士院遷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高麗  
使入貢邴為館伴徽宗遣中使持示使者請傳錄以  
歸未幾坐言者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欽宗即位除徽



猷閣待制知越州父之再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高宗即位復徽猷閣待制踰歲召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彥迫上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面諭以逆順禍福之理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能用即詣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為之危邴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穀又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穀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

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具四月拜尚書右丞未幾改參知政事上巡江寧太后六宮往豫章命邴為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乞罷遂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未閱月起知平江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即引赦復之又升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緩懷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

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為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臯王進楊珪史康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

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筭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

不至虛內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入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為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為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

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勅榜大略謂因秋冬之交關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單寡乃藉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禁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

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事外餘僉從衣糧使  
自僦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  
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  
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  
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  
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  
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  
降勅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  
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  
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為

山砦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  
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  
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  
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松江州郡以官  
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為生乃止內  
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糜以爵秩而已凡  
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  
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見生之望不報鄰閭居十有  
七年薨于泉州年六十二謚文敏有章堂集一百卷  
滕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

中詞學筆茂科慈欲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靖康二年元帥府聞康習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群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殿赦之文皆康為之辭意激切聞者感動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遷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子無為侍從皆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遷官一等謂於階官上進一階今康義得特旨轉一官自

武義大夫躋上遥郡刺史名為遷一官實升五等紊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內侍干政漢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抵緣竊盜徵勞遂臣節鉞今其所部卒臣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奏歸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先世所上彥文功狀前後並若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康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者試卷子不合或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遼論彥文遂以

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宗幾移遷錢亮再除  
中書舍人奏曰去歲郊禮前日食而日官不以聞是  
臣不以告使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改逆臣敢萌不  
軌者無先事之戒也陛下即位行吾歲矣惻怛愛民  
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貧窮之詔不  
著事實四之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  
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  
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巨言者乎  
望衆皆得失而罷行之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  
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

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  
呂頤浩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移蹕建康又議欲  
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  
幾上請太后奉神主如江西以參知政事李邠權知  
三省樞密院事康為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邠辭  
疾又命康權知以劉玉為貳場康褒詔許綴室執班  
奏事康從衛至洪州劉完世護江不密金人絕而緩  
康等倉卒奉太后趨慶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康  
與廷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跋涉險為敵人迫責殺  
康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

朝請公六提舉明道宮紹興二年九月卒年四十八  
年進復龍圖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張守字子國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  
輒不忘及登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無茂科除詳定  
九域圖志編修官以省員罷改宣德郎權為監察御史  
史丁以艱去建炎元年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  
維揚黏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臣汪伯彥  
黃潛善以為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見  
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為守張俊亦奏敵勢方張宜  
且南渡守獨抗疏上既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別疏言

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  
捍禦之疏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  
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二相滋不悅遂建議遣守撫  
諭京城守聞命即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  
早為之圖上惻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  
淮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苗劉既平詔赦百官表奏  
皆守與李邵分為之守論宰相失勝非不能思慮預  
防致賊得緩乞罷政疏留中不出既而勝非竟罷政  
呂頤浩初相臺行司馬光之言欲併合三省詔侍從  
臺議集議守言光之所奏後然可行若言集眾徒為

紛紛既而悉無異論竟合三省為一上幸是康呂願  
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時方拜浚  
為宣撫使置使身任陝蜀守與諒議大六勝康皆持  
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  
之心況將土多陝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為  
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守又陳十言至殿廬謂  
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曰朕固以為難  
行議遂寢六月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  
詔郎官以上言關攻守為副端時嘗上疏曰陛下  
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宮廬蕤幕之居享膳羞  
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糲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  
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  
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道則思二帝  
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  
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程心不倦而天不為之  
助順者萬無是理也至是復申前說曰今罪己之詔  
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且曰天時人事至  
此極矣陛下觀本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  
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後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  
之則雖在逐之無救於禍漢制以吳策免三公今



任宰相者雖有勳勞然其器識不足以幹旋機務願  
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之上書  
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奉言路先是守嘗論呂  
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見異乞補外除  
禮部侍郎不拜上命呂頤浩至政事堂論以正人端  
士不官輕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  
無故下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言事官無他過願陛  
下毋沮其氣於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  
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  
會稽四年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

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知紹興府  
尋以內祠兼侍讀守力辭改知福州時右司員外郎  
張宗臣請令福建築城守奏福州城於晉太康三年  
偽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已久公私困  
弊請俟他年遂止尋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緡輸之  
行在助國用時劉豫導金人寇淮上次平江諸將獻  
俘者相踵守聞之上疏曰今以獻俘誠皆金人或借  
諸國則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  
驅迫以來豈得已哉且諭以恩信貸之使歸願留者  
亦聽則賊兵可不戰而潰金人既遁詔諸將渡江追

擊守復上疏以敵情難測願留劉光世控禦諸渡上  
既還臨安又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綏懷之  
略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  
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略  
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  
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  
西一軍駐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處以處之使北至  
關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  
勢則自江而南可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  
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

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  
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  
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碁布  
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  
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分屯諸路則所患者  
財穀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於東  
南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  
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  
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  
未至於不足也錢糧無乏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

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州殿最歲  
覈實而黜陟之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  
為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  
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閩自范  
汝為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彫瘵且請于  
朝蠲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請去郡以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復引病丐去知平江  
府力丐祠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即日除參知政事  
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  
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為不可浚不從守曰

必曰改圖亦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  
浚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  
嶺表趙鼎不即行守力解上曰浚為陛下捍兩淮罷  
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群臣從而  
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為鑒誰肯為陛下  
任事乎浚謫永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  
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  
險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  
禦疆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  
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

使入對時江西盜賊未息上問以弭盜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請出師屯要害既至部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後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所斂五十餘萬緡守既視事即求入覲為上言之詔追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守嘗薦秦檜於時宰相張浚及檜為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夕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籩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為月進且日憂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疏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謚文靖孫抑戶部侍郎

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孫也以父任補官少敏悟有才名靖康初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建炎二年召近臣舉所知禮部侍郎張浚以直柔應詔授著作佐郎尋除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遷右諫議大夫范致虛自謫籍中召入直

柔力言致虛不當復用出知鼎州遷給事中醫官團練使王繼先以覃恩轉防禦使法當回授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柔論繼先以計換授既授之後轉行官資除授差遣更無所礙且武功大夫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不可以輕授上謂宰相范宗尹曰此除出自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言之氣四年遷御史中丞直柔請罷右司候延慶而以蘇遲代之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為某官於是延慶改禮部員外郎而遲為太常少卿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有以

員外郎為之而無二丞為之者中書言非舊典禮直柔為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自是寄祿官二丞除二府者遷員外郎自直柔始遂為例紹興元年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太后冊禮范宗尹曰太母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直柔曰陛下措崇隆祐天下以為當然人亦不以為非哲廟與上皇意願陛下勿復致疑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既而上居正言太后隆各定位已正於元符宜用欽聖詔奏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議遂定上虞將承慶宣元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

寶德者視朕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  
服疏入上大歡悟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  
御史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  
知樞密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直柔附會辛道宗承  
宗兄弟得進并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  
短呂頤浩於上前頤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二人俱  
罷璜嘗監澤州酒稅而直柔以本官舉洞霄宮六  
年丁母憂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不赴  
起知衢州以失人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  
獨祥山澤放意吟詠與蘇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

于家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輔遂寧府人為太學生負氣節  
建炎中高宗次杭州禮部侍郎張浚以御營參贊軍  
事留平江苗劉作亂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傳  
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輔客浚所慷慨請行浚  
遣之至杭說傳正彥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  
誅鋤必受禍今二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  
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  
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且前日名為傳位其實廢立二  
公本心為國柰何以此負謗天下傳按劍大怒輔辭

氣不屈正彥乃善諭之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用面議乃遣輔還約浚至杭浚復遣輔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使改既又復傳書誦言其罪輔至傳黨馬柔吉誅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出敢來耶輔曰畏則不來來則不畏王世修欲拘留輔會浚謬為書遺輔云適有客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輕易也傳等見之喜輔得免俄勤王之兵大集傳等始懼輔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宜復為大元帥少主為皇太姪太

后垂簾勝非令與傅正彥議皆許諾輔又請褻傅正彥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輔奉議郎守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浚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進兩官為荆湖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詔旨康國以自意為之言者劾以擅造制書坐貶秩二等紹興三年浚召還與康國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為都官員外郎康國言四川稅色祖宗以來正稅重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科折權衡

與稅平准故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  
務多失業逃亡皆由於此蓋從舊法詔以其言下四  
川憲司察不如法者又言蜀苦陸運當諭吳玠非防  
秋月分兵就糧兼選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  
緒則漕運可省此保蜀之良策也浚去相位康國乞  
補外趙鼎言於高宗曰自張浚罷蜀士不自安今留  
者十餘人臣恐臺諫以浚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高  
宗曰朝廷用人止當論其才與否臣頃臺諫好以朋  
黨論士大夫如罷一字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  
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  
也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夔州丁母憂起復  
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  
論曰鄧肅李昉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  
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富直柔昵於秦檜呂頤浩  
馮康國說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史二百七十六

開禧間言上書國重書前書君亦君國之類經進言都察院等奉  
勅修

常同

張致遠

薛繼言

陳淵

魏石

潘良貴

呂本中

常同字子正平州臨中人紹聖初與安民之子也登

政和八年進士第靖康初除太常寺卿直以敵難不赴

礎元帥府主書機宜文字尋除太常卿以言同宗國渡

辟浙江機幕建炎四年詔改號同知府安民左司

諫江公也抗節剛直觸怒權臣卒死今其子孫

不能自振送喜懼之召同至行在至則為太宗承紹  
興元年七月部得初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  
豐新法之行遂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言博唱  
於紹聖之初蔡京蔡卞蔡攸之禍元祐臣僚皆死於  
上下黨家參成去虜之禍今國事艱難而分朋結交  
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  
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改朋黨先明是非  
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  
黨亦難改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  
行之高下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

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  
人之黨挾私害公為黨則同而所以為黨則異且如  
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逐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  
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  
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  
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與蓋今日士大夫猶宗  
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與公論何自而出願  
陛下始終三張蓋類勿為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  
所寄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軍  
以安劉氏唐李晟亦用裨策軍以復京師是其效也

今國家所仗惟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將之兵耳陛下且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亦可證矣除發中侍御史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不思待漏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忌憚一旦有急其節相為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首漢諸侯主有過猶責師傳今兩軍各屬營畫無狀乞先黜責上以章示而軍臣願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罷願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願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願浩

罷相論知樞密院宣撫川陝張浚夜師失地詔浚福州居住同與辛炳在臺同好無上旨事之金保李未善等以見同言先據國威則和戰常出於我亦一意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而畏人者也為齊省選令張俊以二千人自汝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韓世忠以國明諭令世忠却澤等而撤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和而兩界人姓未未嘗有疑備高麗歸受命其質以和者人今乃和澤人心自此離矣况宗誠走去未不用其財賦事亦不自養高麗國臣存今因

受命而族之以此土為非策也謫履未歸者於淮南  
釋宗既罪四年除居守中書舍人史館備職先是  
同會士疏論者三史曰章得恭言陛下之從積惡  
造謗痛加誣毀是非顛倒清濁亂危在紹聖時則章  
得取王安石日錄私書以情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  
蔡京盡焚其書置諸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  
間所載若公一時數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蓋惟宣  
仁保佑之德實是實具此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為己力  
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初嘗言詔明宣仁  
安社稷大功今國史亦無實知備又復悠悠望精擇

史官先脩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脩  
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至是命同脩撰  
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  
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  
自能言之止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  
欲辨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  
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  
實錄卷末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瑞昌  
而凌惇其令郭彥彥參繫之獄俊訴于朝命罷彥  
彥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脩撰知衢州以疾辭

嘉靖丁巳年  
監生趙祖瑞刊

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召還未數日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乞以此奏付庶詢究罷行又言江浙困於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為減數千緡又言吳玠屯師興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頃年嘗講屯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迥相繼為都漕先後饋運各幾何今制漕帥司條具以聞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又

言國家養兵不為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俊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相去隔遠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樞密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帥諭以國體協心共議禦敵常令諸軍相接以常山蛇勢一意國家無分彼此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詔付三庶出示諸將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乞請祠詔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為樞密院計議官建寇

范汝為已降猶懷反側而招安官謝鸞陸崇受賂賂  
陰與之通致遠謁告歸知其情遂白執政請劾其根  
拏於是撫鸞崇及制置司屬官施宜生付獄詔參知  
政事孟度為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副之辟致遠  
為兩軍機宜文字賊平除兩湖轉運判官改廣東轉  
運判官招撫劇盜曾象等賊衆悉降紹興四年以監  
察御史召未至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  
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上疏言折納絹錢本欲以寬  
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歛也從之  
金人與劉豫分道入扈罕相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士

尚以為疑白鼎審處致遠入對獨著其決遷侍御史  
言聚財養兵出民之善理財者宜固邦本請罷權  
福建鹽精行二司使即以常平茶鹽合為一官令計  
經常量入而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戶部議免五  
年除戶部侍郎進吏部侍郎三復為戶部侍郎三陞  
下欽富國以六大有為於天下願謀大臣力務省節  
明禁奢侈自宮禁女自朝廷始願具可減者減之司  
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事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  
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積弊日積月累惟軍  
項是慮中興之業可成也除鸞崇等事中外以是為巧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高宗皇帝本紀第六 二十 庚子

以類謨閣特制知台州劉是次海寇鄭廣不平改知  
福州六年八月廣等降賊意遷留四百八十里城外  
餘遣還業在廣等可也却請盜數月不八年正月  
再召為給事中出外廣州尋以類謨閣特制改在十  
七年卒年五十八致遠豐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  
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  
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當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  
本忠魏江皆自望山日所守當不渝職者謂鼎為  
知人云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進士第為樞密院計議官

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獄御  
史宣諭湖南時邪道桂陽旱飢徽言請于朝不待報  
即諭漕臣發衡水米以振而以經制舉而未償之所  
刺舉二十人使還也使音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  
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人為即遷右司  
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  
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  
言真則引義固爭及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  
賜緡百匹特與遺表恩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始事守

剛中書舍人胡寅示震權戶部侍郎兼致遠三淵乃  
璿之諸孫有文有學自雍在時器重特長垂老流落  
負初未試充樞密院編脩官會是編公則三淵為江  
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為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  
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改官  
賜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  
比年以來恩惠太濫官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  
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與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  
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  
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家宰以九式均

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家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  
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  
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  
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  
曰揚時之學能宗孔子而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揚  
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  
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  
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上曰  
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五仁  
中庸主我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三入論語



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  
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  
明所以處己孟子之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  
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億  
年故相居中之子雖為從官而有從賤之醜乞復其  
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檜怒之  
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  
何籙論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

魏石字邦達和州旌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穎悟

時方尚王氏新說石獨出所學宣和二年上舍及第  
建炎四年召赴闕詔改官教郎除詳定一司勅令所  
刪定官紹興元年遷程宗院計議官遷考功郎會星  
變石因轉對言治平間差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  
消弭之道石對以明賞罰為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  
有未參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轉為正郎者  
罰之所加有未列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回而罰  
有輕重者乃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議其忠  
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監安火延燒數千家獻  
諫者謂非災異石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災者謂

孔子有德而膏不能周意孫思惠而不察云故天降  
之咎今朝議上有姦惡邪佞之人不遂事有朝事之  
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有奸邪有公忠有直及抱  
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周乎在位之人畏人卑已  
方且蔽賢未聞推誠盡公旁無後又宜鑒定哀之失  
甄別邪正亟加進用內侍李璵飲盡世忠家刃傷弓  
匠事下廷尉証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盃酒  
乃至如此豈得不過為之慮寔矣詔令禁內侍不得  
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違者處以重法乞申嚴其禁  
以謹覆霜之戒於是廣赦者配瓊州遷侍御史賜証

五品服時朱勝非獨相在論勝非無所建明惟知今  
日進呈一二細故明日啟無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  
軍政不脩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  
非持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  
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  
世良法也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  
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  
制劉象挾金入寇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証請扈  
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  
護均勢敵又懷私隙莫肯協心証首至光世屋中諭

之曰賊衆我寡合之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  
戰為諸公計當思為國雪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  
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許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  
無他二帥復書交聲光世以書聞自此衆戰屢捷軍  
聲大振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綸使金回約再遣使且  
有恐迫語石請罷講和二字飭厲諸將力圖攻取會  
金屢敗遁去使亦不遣遷秘書少監石在職七閱月  
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某州  
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召還丐祠不允除權吏部侍郎  
八年金使入境命石充館伴使石言頃江御史嘗論

和議之非今難以專論秦檜召石至都堂問其所以  
不主和之意石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  
敵檜以誠待敵石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  
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吳表臣詔金使入  
境欲屈已就和令侍從慶諫條奏采上石言臣素不  
熟敵情不知使入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屈已者何  
事賊豫為金人所立為之北面陛下承祖宗遺業天  
命所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秦使之歸謂金人悉從  
我所欲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過自取侮  
乎如或不可從之事儻輕許之他時反為所制疏令

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子奪在被失信  
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  
欲復兵如之何而可復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  
計之得也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  
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  
以國人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  
三軍爾指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  
詢于指紳民情大可見矣欲望速召大將各帶近上  
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大  
以為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未幾丁父憂免

喪除集美殿前撰知宣州不就改授本太平與國宮  
自是奉祠凡四任丁內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明華州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為辟雍博  
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祿鉤知  
之京良貴以所請立親故數為京致頌文意良貴正  
色謝絕除京等即中舉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  
年召遷賜對京等問事京奏劾勳者良貴極言因果  
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少談杜撰陛下若欲安危  
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後庭未見其可語  
微子外富國者儲為李邦紫置信州兩已拜居高宗

即位召為左司諫既見請誅為黨使奉命者受乃國兩  
印敵人不敢輕請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  
北以壯國體遂幸惟揚表兵威以圖恢復責善廷  
伯彥惡其言以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去去主官  
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湖南路刑獄主官江州太  
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  
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  
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  
以為賢邪乃當擢用何可握手客語先示私恩若士  
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

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為中  
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廢良貴改  
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  
以無益之談又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  
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語子諲復語又不止良貴叱  
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閣門併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  
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以集英殿  
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暮年除徽猷閣待  
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先得罪良  
貴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

壯老一節為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  
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郕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  
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為也其諫  
疏多焚藁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為之序

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幼  
而敏悟公著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  
諸童穉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  
於君兒勉焉祖希哲師程頤本中聞見習熟少長從  
揚時游酢尹焞遊二家或有疑異亦嘗苟同以公著  
遺表恩授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起公著追貶本中坐

為元符中主濟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帥司幹  
官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脩官靖康改元遷職方員  
外郎以父嫌奉祠丁父憂服除召為祠部員外郎以  
疾告去再直秘閣主管崇道觀紹興六年召赴行在  
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內侍李  
琮失料曆上以潛邸舊人不用保任特給之本中言  
若以異恩別給非所謂宮中府中當為一體者上見  
繳還甚悅令宰臣諭之曰自今有所見第言之監階  
州草場苗一旦以贓敗有詔從黥本中奏近歲官吏犯  
贓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

察其非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  
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又矣願酌  
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七年上幸  
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  
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  
以盡情然後練其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  
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  
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  
湏日繁間里告病倘有水旱之絕姦宄竊發未審朝  
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

其辭固甚順考其策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  
利害絕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  
設失當誰任其咎焉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  
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為  
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  
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豈願精  
擇守帥以持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內侍鄭謀  
奏致仕得去官本中言陛下進臨江帥將以有為今  
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不能致乃起謔以  
誅兵之在何邪命遂寢引疾乞祠且龍圖閣知官州

不流三管太平觀召為太常少卿八年二月遷中書  
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舍使通事有  
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云以徐紱客  
館身稟若壽元悅適廢或心且成敗六計初不在此  
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頓認有司令無乏可也初  
本中與秦檜同為都督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  
中對還除日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  
學謂本中公著後又從檜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  
錄成鼎遷僕射本中章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  
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庶幾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

予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風  
御史蕭振劾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為東萊先  
生賜謚文清有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春  
秋解一十卷童蒙訓三卷師友淵源錄五卷行于世  
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  
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志宋之不能圖復  
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  
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  
節皆可以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慨  
矣



川傳卷第一百二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